

敦煌写本 P. 2044V 诗偈作者考述*

张小艳 郭丹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 P. 2044 号所抄文献多样,内容丰富。其背面所抄诗偈八题 11 首,作者佚名。从写本系联入手,将 P. 2044 号写本与敦煌文献中其他相关的写本做比对研究,可考其作者为鄜州开元寺僧智严。他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前往西天取经,途经敦煌而暂驻讲经说法,与当地僧俗信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诗偈的内容,就是他驻足敦煌期间说法化俗、与僧俗交往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敦煌文献 P. 2044V 诗偈 作者

敦煌写本 P. 2044 号^①所抄文献多样,内容丰富。正面抄《真言要诀》卷三;背面依次抄《释门文范》、《押座文》、《劝善文》、《三皈依》、诗偈八题^②、“释迦牟尼佛”、《金光(刚)五礼赞》等。从内容和笔迹看,背面所抄由《释门文范》和《押座文》以后的各类杂文构成。本文讨论的“诗偈八题”属于第二部分^③。

学界最早对“诗偈八题”进行整理研究的是徐俊,他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下文简称“《辑考》”)中首次对这 11 首诗偈做了详实的校录,并就写本的整体面貌和诗偈的内容、作者及创作时间作了大致介绍和初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鲁番文献通假资料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3&ZD312)阶段性成果。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17—134 页。

②本文据原卷诗偈“篇题”的数量指称其为“诗偈八题”。因其中“下讲相劝取别偈子”的篇题下包含“取别”与“相劝”的四首偈子,故学界或据实际的首数称为“诗偈十一首”。

③为便于行文,下文径以“P. 2044V-2”指称 P. 2044V 的第二部分。

步推考：“原卷内容庞杂，为后人汇钞同类作品而成。诸诗偈似为某路经敦煌之外地俗讲僧人答谢沙州府主及僧众之作，时间疑在敦煌归义军后期。”^①其后，张锡厚的《全敦煌诗》也校录收录了这组诗偈^②；王志鹏认为诗偈内容浅俗，均为一人所作，作者为僧徒无疑^③；虞越溪将诗偈作者定为归义军时期的佚名诗人，称诗偈以口语入诗，俏皮生动；句法上表现出程序化的范例式创作，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④。

不难看出，前贤在诗偈的校录整理及其内容风格、用语特色、创作时间、作者身份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对诗偈作者为何人及其在敦煌的行迹等关键问题却语焉不详，尚待进一步考证研究。笔者校读 P. 2044 号写本时，发现其背面所抄的部分内容也见于敦煌文献的其他写本，故拟从写本系联入手，对相关写本做比对研究，借以考求诗偈作者的身份和行迹，弄清诗偈创作的背景与时间。

一、与 P. 2044V-2 内容相关的写本系联

P. 2044V，前缺后全，凡 413 行，可分为两部分：一为《释门文范》，存 348 行，起“雾縠生千叶之莲台”，迄“并用庄严云云”^⑤；二即《押座文》至《金光（刚）五礼赞》等内容，存 65 行，起篇题“押座文”，迄“甚深法藏”。其中 P. 2044V-2 的内容，也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LD5160 号^⑥。该号入藏后曾经重新装裱，包含两件写本：一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本，原为册子本，现已改裱为一张对开叶，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书“西川过家真印本”七字，后附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天成二年题记等，现编为 LD5160-01 号；二为《诸杂文一本》，由册子本改裱为十六张对开叶，内含《庆金刚文》《庆幡文》《智严大师押座文》……《金光（刚）五礼赞》等，现编为 LD5160-02 号^⑦。今依写本所抄篇题的顺序将

①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 年，第 761—763 页。

②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第 14 册，作家出版社，2006 年，第 6352—6359 页。

③王志鹏：《简论敦煌写卷中组诗、长诗的佛教特征》，《兰州学刊》2019 年第 12 期，第 19 页。

④虞越溪：《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胡可先指导），2021 年，第 15、37、139 页。

⑤录文参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 年，第 148—167 页。

⑥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图版尚未公布。本文所述，均为作者目验。

⑦郭丹：《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306 页。

P. 2044V-2 与 LD5160-02 两件写本的内容列入表 1 比对如下：

表 1 P. 2044V-2 与 LD5160-02 所抄内容比对表

P. 2044V-2(——①)	LD5160-02(原题“诸杂文一本”)
——	庆金刚文
——	庆幡文
——	结坛散食回向文(拟)
——	僧徒三冬乞衣文(拟)
押座文	智严大师押座文
劝善文(第一嘱、第二嘱、第三嘱)	——(第一嘱、第二嘱、第三嘱)
三皈依	三皈依
相识偈子	相识偈子
下讲偈子	下讲偈子
上晚讲偈子	晚上讲偈子
下讲相劝取别偈子(含“劝君修布施” “劝君修持戒”“劝君修忍辱”)	下讲相劝取别偈子(含“劝君修布施” “劝君修持戒”“劝君修忍辱”)
——	净三业真言
奉府主司空取别偈子	奉府主尚书取别偈子
别僧众僧偈子	别僧众偈子
军府相送偈子	军府相送偈子
别军府信士偈子	别军府信士偈子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	六祖弟子石头和尚偈子
金光五礼赞(止于此)	金光五礼赞
——	杂药方(拟)、归文诗(拟)等

比较可知,二卷主体内容相同,即两件写本所抄内容从《押座文》到《金光(刚)五礼赞》基本相同。其别异处,除文字的错讹衍夺外,大致有三:(一) P. 2044V-2 无题,LD5160-02 存标题“诸杂文一本”;(二) LD5160-02 较 P. 2044V-2 多出《净三业真言》《六祖弟子石头和尚偈子》两首篇题及《结坛散食回向文(拟)》《僧徒三冬乞衣文(拟)》《杂药方(拟)》《归文诗(拟)》等内容;(三)篇题简繁有别、或有或无,如 P. 2044V-2“押座文”,

①“——”表示该件写本相应的位置没有对应的内容。下同。

LD5160-02 作“智严大师押座文”；P. 2044V-2 题“劝善文”，LD5160-02 则无题。值得注意的是，《劝善文》的内容还见于 S. 2702V 和 P. 3777V 两件写本，前者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题为“三嘱歌”^①；后者题为“智严大师付三嘱偈”。不难看出：LD5160-02 与 P. 3777V 两件写本分别将“押座文”与“劝善文”归属智严大师，表明二文很可能皆为智严所撰。

P. 2044V-2 与 LD5160-02 两件写本所抄文献内容皆属佛门杂文的汇抄，LD5160-02 题名“诸杂文”，正得其实，P. 2044V-2 原卷无题，可据以拟题。两本所抄《押座文》《劝善文》《金光(刚)五礼赞》以及《相识偈子》《下讲偈子》等诗偈八题，除个别词语用字略有不同外^②，其内容、次序完全一致。从字迹书风判断，两本均由各自的书手从始至终抄写完成，其所据底本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来源。两本中的诗偈均与《押座文》《劝善文》前后相连，且由同一书手抄写，而其异本的篇题中或将《押座文》与《劝善文》归属于“智严大师”，则同卷中与之紧相连属的诗偈或许也为智严大师的作品。

二、与“智严大师”相关的写本系联

通过普查现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录，敦煌文献中保存有 5 种与“智严大师”相关的文献。现据其中题写时间的先后（无明确时间者放在最后）依次引录说明如下：

（一）S. 5981 前 8 行抄《后唐同光贰年（924）智严巡礼圣迹后记》。其文云：“大唐同光贰年三月九日时（特）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誓求无上，普愿救拔四生九类，欲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回东夏。然愿我今皇帝万岁，当府曹司空千秋；合境文武崇班，总愿归依三宝。一切士庶人民，息（悉）发无上菩提之心。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焚烧此身，用酬往来道途护卫之恩。所将有为之事，回向无为之理。法界有情，同证正觉。”^③

由此《后记》可知：智严同光二年到西天取经，路经沙州，特于三月九

^①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64 页。

^②如 P. 2044V-2“奉府主司空取别偈子”的“司空”，LD5160-02 作“尚书”，称谓虽别，所指则同，皆指曹议金。参看下文相关论述。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 10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1 页。

日前来巡礼“圣迹”，荣新江据此认为“智严于三月初来到沙州”^①，可从。此《后记》则是他来到沙州巡礼圣迹后所作的补记，故称“后记”。其中的“当府曹司空”，指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②，其时后唐庄宗任命曹议金为尚书左仆射，而他在敦煌境内自称“司空”^③。

(二)上博48-28号首题“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卷末题记云：“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鄯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兴)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将此《十二时》来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转写取流传者也。”^④

此卷抄于同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题记中的《十二时》为《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的简称。除上博48号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P. 2054、P. 2714、P. 3078V、P. 3286、Φ319+361+342五件写本。可见，智严带来的《十二时》，在当时的敦煌确因“展转写取流传”而风行一时。

(三)S. 4793《大宝积经》卷一百一背面有题记“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汉国鄯州观音”^⑤。

题记中“观音”之后疑缺“院僧智严”等类似的文字。此卷首全尾缺，存55行，起首题“大宝积经功德宝华敷菩萨会第卅四(卷一百一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讫“成就无上菩提果”句。楷书，字体大小不一。比较经文与题记中共有的“时”字(经文作“時”“特”，题记作“時”)，所从“日”旁右侧的竖笔皆远超出与之相接的横画，字迹书风近同，此卷可能为智严到敦煌当日所抄。

①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②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00、249—250页。

③《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议金为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2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6页)可知，直至同光二年五月，唐庄宗才授予曹议金“司空”称号，此前所授为“尚书”。从此所列两条题记来看，曹议金至迟同光二年三月已在沙州境内自称“司空”。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⑤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38册，新文丰出版股份公司，1982年，第15—16页。

(四)P. 2054 包首题“智严大师十二时”,卷末题“同光贰年甲申岁蕤宾之月莫彫二叶,学子薛安俊书,信心弟子李吉顺专持念诵劝善”^①。

此卷抄于同光二年五月十七日,题为“智严大师十二时”,盖因其所据底本源于智严。从题记可知,其文本在智严抵达敦煌的一个多月后一直在传抄念诵,可见其流布影响之程度。

(五)S. 2659 正面抄《下部赞》一卷,背面前部抄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后部抄《往生礼赞文》一卷、《十二光礼忏文》,末后题记:“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一卷。”^②

此卷未题写具体时间,但由其中欲“往西天求法”而抄写玄奘《西传记》(即《大唐西域记》)的初衷来看,当是智严为西行求法所作的知识准备,抄写时间应在同光二年三月以后,很可能就在他暂驻敦煌说法的一两个月间。

上引与“智严”有关的五则题记,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牧田谛亮首先利用第一、三、五条题记讨论智严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的经历及其中体现的中印文化交流的价值^③;刘铭恕论及敦煌遗书中的取经人物时,根据第一、五条题记,认为“智严拟于西天求得佛法后,将舍生殉道,登成正觉”,知其“确到西天,并有《往西天传》之作”^④。荣新江论及中印文化交往时,检得这五则题记,从中抽绎出智严的生平及其西行求法的经历,认为智严于同光二年(924)三月初自印度求法归来,到达沙州,巡礼敦煌佛教圣地,并为后唐皇帝和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司空曹议金祝福,他随身携带的《礼赞文》《礼忏文》和《西域记》抄本,即其平时阅读的实用文书和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的旅行指南;评介《上海博物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第48号册子本时,又据其中记载的智严暂驻沙州一两月说法后将前往西天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第332—338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76页。

③牧田谛亮:《智嚴の巡礼聖迹故留後記について》,《大正大学研究紀要》第61辑,1975年,第55—63页。

④刘铭恕:《敦煌遗书中所见的取经人物》,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其文认为“智严有《往西天传》之作”的看法不确。如前所论,《往西天传》系智严对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的称呼,此称在当时的佛教界可能比较流行。

取经的题记,纠正此前认为智严是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看法,由此揭橥上博藏卷独特的研究价值^①。

由上述五件题有“智严”及“鄜州观音”等关键词的写本可知:智严俗姓张氏,为鄜州观音院僧,于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初来到沙州巡礼圣迹,在龙兴寺歇息一两个月后,又于当年四、五月间前往西天求法。停留沙州期间,他曾驻锡龙兴寺说法,并以随身携带的《十二时》歌赞启导僧俗,说法劝善;同日,抄写《大宝积经》卷一百一;沙州学僧据他带来的《十二时》抄写复本,题为“智严大师十二时”。在此之间,他还抄写了《大唐西域记》卷一,为随后的西行求法做必要的知识储备。

不难看出,智严来到敦煌的时间以及他驻锡龙兴寺说法传教的行迹,与前引徐俊所云“诸诗偈似为某路经敦煌之外地俗讲僧人答谢沙州府主及僧众之作,时间疑在敦煌归义军后期”的推断有颇多相合之处。或者说,“智严”正是这位“路经敦煌之外地俗讲僧人”。那么,智严暂驻敦煌的一两个月间,是怎样为当地僧俗信众说法布道并与之交游往来的呢?这可从 P. 2044V-2 所抄诗偈中找到答案。

三、诗偈所见智严之说法导俗与僧俗交往

P. 2044V-2 所抄诗偈八题,原卷皆称“偈子”。下文依次校录诗偈并对其内容略作解说,然后从中抽绎出智严在沙州讲经布道、启导僧俗并与之交游往来的真情实景。

第一题《相识偈子》

沙州弟子大倭𠵼^②,为法重人更无过。既舍家缘来法会,不审尊用安也摩?

^①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李铮等主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6—957页;后收入《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102页。荣新江:《书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4—375页;后收入《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346—347页;又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1页;复收入《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89—390页。

^②倭𠵼,LD5160-02作“喽罗”。按,“倭𠵼”为联绵词,字形无定,“喽罗”与“倭𠵼”为同词异写。

作者刚到沙州,首次开讲,与当地信众初次相识,称赞其精明强干,信重佛法,问候他们起居安好与否。

第二题《下讲偈子》

劝令近晚且来听,奉劝且来听金经。[□□□□□□□]①,收什前头作路逞(程)②。来世定须凭见世③,今生早已托前生。桃花落处容颜改,杨柳衰[时]鬓发惊④。嶮道直须牢把稳,这心莫交(教)乱纵横⑤。

诗题中“下讲”与下一首“上晚讲”相对⑥,疑“下讲”当作“下早讲”,“早讲”与“晚讲”对文,指晨间讲经,“下早讲”谓晨讲结束,故劝令听众晚间再来听讲。诗中劝勉信众常来听经,积累功德,年老遭遇变故,即可凭现世所修功德享受来世福报,死后托生好处。故虽遭逢险难,也须倍加虔敬,心不退转。

第三题《上晚讲偈子》

沙州弟子道心强,总要长福灭灾殃⑦。既能却来恋法会,不审尊用安也忙⑧?

内容与第一题《相识偈子》近似,言沙州弟子信重佛法,早讲散去,晚讲又来,问候他们动止安好与否。

①据文意及押韵,此处脱漏一句七字,《辑考》校补七个缺字符,兹从之。

②逞,LD5160-02同;《辑考》校作“程”,兹从之括校。

③见,LD5160-02同;《辑考》校作“现”。按,“见”“现”为古今字,“见”义可通,不必校改。

④时,P. 2044V-2无,《辑考》据诗意补,兹据LD5160-02与《辑考》校补。

⑤交,LD5160-02作“遣”。按,“交”通“教”,“教”“遣”义同,兹据括校。

⑥上晚讲,LD5160-02作“晚上讲”,“晚上”当为“上晚”的误倒。“晚上”为词,指夜晚,文献中要迟至清代才见。而“晚讲”与“早讲”相对,唐代文献习见,如唐贾岛《寄毗陵彻公》诗:“身依吴寺老,黄叶几回看。早讲林霜在,孤禅隙月残。”(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中华书局,2020年,第439页)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五《释僧旻传》:“次公乃放麈尾而叹曰:‘……且试思之,晚讲当答。’及晚上讲,裁复数交,词义遂拥。”(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155页)例中“及晚上讲”言待傍晚开讲,“上讲”为词,与“下讲”相对。

⑦灭,LD5160-02同;《辑考》录作“减”,不确。

⑧忙,LD5160-02同;《辑考》校作“摩”,失韵。按,“忙”在句中用作语气词,表疑问,相当于“么/摩”,“么/摩”“忙”阴阳对转。下文第七题末句“不审尊用安也忙”的“忙”字同。

第四题《下讲相劝取别偈子》

发白面皱急须修，正是临终合煞头。莫学秋田晚下子，忽(忽)被严霜一世休①。

劝君修布施，莫待衰容至。百岁电光中，生冯(凭—平)倾剋(刻)里②。身健则忧身，无身无可待。寄向佛田中，来生还富贵。

劝君修持戒，须发四弘誓。煞盗与贪嗔，身口随心制。似月透澄潭，如珠出尘鬻(鬻)③。果证紫金身，众生咸顶礼。

劝君修忍辱，先把心降伏。被[骂]等慈亲④，恐(怨)家同眷属⑤。昔为哥利王，割截于岩谷。忍奈不生嗔⑥，千花来捧足。

诗写晚讲结束，与听众告别，作者劝勉他们临终须抓紧修行，不要像秋田那样因播种晚了遭霜打而无收成；激励信众平时常须修练“布施”“持戒”“忍辱”。后三首以“劝君修”起头的偈子，《辑考》为之校补题名“阙题三首”，似不必。因为“劝君修布施”“劝君修持戒”“劝君修忍辱”三首的内容，本为诗题“下讲相劝取别偈子”中应有之义，“下讲相劝取别”，顾名思义就是散讲告别时劝勉信众之词，其劝勉的内容除了第一首所言临终须抓紧修行外，还包括平时需精修“布施”“持戒”“忍辱”。换言之，该诗偈题名原本就涵盖其下所抄内容相关的四首偈子，故无需再校补题名。异本 LD5160-02 中这三首“劝君修”起头的偈子前亦无另外的篇题，便是明证。

第五题《奉府主司空取别偈子》

论情今日是多生，司空一见如弟兄。来时鞍马迎接引，去时亲送

①忽，LD5160-02 作“忽”；《辑考》校作“忽”，兹从之括校。

②生冯，LD5160-02 作“生涯”；《辑考》录校作“生凭(平)”。按，“冯”“凭”为古今字，《辑考》校“凭”作“平”，“凭”“平”声同韵近，敦煌文献中二字或以异文出现，如 S. 431-2《佛说地藏菩萨经》“一者恐阎罗王断罪不平”，其中的“平”异本 S. 5535-4 作“凭”，为“平”之音借，是“生凭(平)”与“生涯”义近，兹从《辑考》括校。剋，LD5160-02 同，“剋”同“克”，《辑考》校作“刻”，二字音同通用，兹从之括校。

③鬻，LD5160-02 同；《辑考》校作“鬻”。“鬻”为“鬻”的换旁繁化俗字，兹从之括校。

④骂，P. 2044V-02 原无，《辑考》校补缺字符“口”，兹据 LD5160-02 校补。

⑤恐，LD5160-02 同；《辑考》录作“怨”，不确。“恐”为“怨”之形讹，兹据《辑考》括校。

⑥奈，LD5160-02 同；《辑考》录作“奈”，不确。“奈”为“柰”的后起分化字，“柰”通“耐”。

更虔诚。小师头重不久住,未免取别进前暹(程)。但愿此生平善达,回来恩憩(煦)大乘经^①。

这是作者呈献府主司空的告别诗偈。前文所引 S. 5981《后唐同光贰年智严巡礼圣迹后记》中,智严曾祝颂“当府曹司空千秋”,此首诗偈题名中的“府主司空”与“当府曹司空”所指为同一人,都是归义军府主曹议金。曹议金对智严迎来送往,颇多关照;临别远行,智严唯望求法归来,以大乘经报答司空的恩泽。诗句中传达出智严与司空由于过去、现在、未来等多生因缘而结成的情同手足的真挚情感。据荣新江研究,正是智严的到来,促使曹议金于同光二年四月遣使朝贡后唐。五月,庄宗即拜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②。智严在同光二年三月《后记》中所称的“曹司空”实为曹议金在沙州的自称;因为直到当年五月,他才真正获拜“司空”。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题“奉府主司空取别偈子”及诗句“司空一见如弟兄”中的两“司空”,LD5160-02 皆作“尚书”,或系文本在传抄过程中,抄手据曹议金实际受封的官衔所改。又,“小师头重不久住”中“头重”费解,疑“头(頭)”为“愿(願)”之形讹^③。“愿重”谓誓愿深重,指智严在 S. 5981《后唐同光贰年智严巡礼圣迹后记》中发愿前往西天取经归来,将再回到五台山燃身供养文殊菩萨,以报答他沿途护佑之恩。故诗中称自己因誓愿深重,不能在敦煌久住,必须告别司空,踏上去往西天的征程。

第六题《别僧众偈子》^④

沙州僧众法乳情,个个慈邻(怜)如弟兄^⑤。必若他时同(因)缘就^⑥,酬恩只用大乘经。

诗偈写作者与沙州僧众道别,期许因缘成就,取得大乘经回,即以真经酬

^①憩,LD5160-02 作“煦”;《辑考》录作“照”,不确。“憩”为“煦”字形误,“恩煦”即恩泽,兹据括校。

^②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 249—250 页。

^③“头(頭)”“愿(願)”形近,易致讹误。二字形讹,亦见于佛经异文,如三国吴支谦译《佛说菩萨本业经》十地品第三“当悲念诸罪苦人,当从生死轮还,是为上头初发意之地”句中“头”字,《大正藏》校记称圣本、圣乙本作“愿”(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0 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年,第 449 页)。“头(頭)”异本作“愿(願)”,亦形近致误。

^④诗题中的“僧众”,P. 2044V-2 原作“僧众僧”,《辑考》照录;LD5610-02 无后一“僧”字;《全敦煌诗》以为下“僧”字衍,兹据删。

^⑤邻,LD5160-02 同,《辑考》校作“怜”,兹据括校。

^⑥同,《辑考》照录;LD5160-02 作“因”。“同”盖“因”之形讹,兹据括校。

答僧众的恩情。

第七题《军府相送偈子》

沙州弟子好儿郎，家家户户道心强。既能相送来至此，不审尊用安也忙？

归义军使府寮属前来送别，作者以问候代告别，言语间流露出几多不舍与依恋。

第八题《别军府信士偈子》

沙州弟子总道心，个个恩怜尽敬钦。今日相送终须别，努力修行莫退心^①。

归义军府衙信众来送别，作者赞其钦敬佛法，勉励他们努力修行，勿生退心。

上述诗偈八题 11 首中，作者身为俗讲僧人，在寺院开设早讲、晚讲，传法布道。诗句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对沙州信众钦敬佛法、忻乐听讲的欣喜与赞赏，劝勉他们努力修行，积累功德，以求感得临终往生好处的福报，借此激励信众，自觉修行。作者从外地来到敦煌，经过一段时间的讲经传法，与“府主司空”曹议金、军府寮属信士、寺院僧众、俗间信众等结下深厚的情谊。当他起程前往西天取经时，上至司空、下至普通信众，皆前往送别，依依不舍，期待回来再聚。

诗偈用语浅白，适于化俗；行文每以日常问候语入诗，如“不审尊用安也摩”，令听众倍感亲切，便于传法。诗偈多以譬喻阐说佛理，启导信众，劝发善心；将抽象的佛理寓于形象的比喻中，劝导信众今生为来世修福。由此不难推知，作者应是一位善于讲经布道的俗讲僧人，他面对底层的佛教信众，以通俗浅显的言辞，适于吟诵的韵文，传达因果报应之理，启导信众努力修行，劝发他们行善积德，来世往生好处。

从早讲、晚讲的传法布道，由临行辞别的依恋情深，诗偈八题十一首的字里行间不约而同地透露出，诗偈的作者就是同光二年前往西天取经、途由沙州而暂驻说法的智严大师。那么，智严又是何时从鄯州开元寺出发，途中花费多少时日才到沙州的呢？比照日僧圆仁开成五年（840）从五台山前往长安的行程，可大致推算出智严从鄯州出发及抵达沙州时

^①行，P. 2044V-2 原无，《辑考》校补为缺字符“[□]”，《全敦煌诗》拟补“道”，兹据 LD5160-02 校补。

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①载,圆仁从八月六日至十五日,十天总计走了546里,平均每天走54.6里。唐代1里合454.2米,54.6里等于24799.32米,约等于24.8公里,即一天约走25公里。从鄜州(今富县)到沙州(今敦煌)约1337.7公里,以每天走25公里计,约需要53.5天,即近两个月的时间。如上所述,智严是三月初到沙州的,以此逆推,智严很可能是同光二年一月上旬从鄜州出发前往沙州的。不难看出:从诗偈记述的内容、时间、称谓、用语等来看,无不与智严的身份、旅程及其在敦煌的行迹相合。

除上述诗偈八题11首外,P.2044V-2中还有《押座文》《劝善文》。《押座文》,LD5610-02题作“智严大师押座文”,赞颂世尊分身化形,说法度人,难逢难遇;《劝善文》,又称《三嘱偈》,另见于LD5610-02、S.2702V及P.3777V三件写本,其中P.3777V题作“智严大师付三嘱偈”,一嘱孝敬父母,二嘱兄弟和睦,三嘱怜念六畜,皆劝善之言,故称“劝善文”。《押座文》《劝善文》的异本篇题均将其归属在“智严大师”名下,其内容与风格也与智严作为“讲经布道的俗讲僧人”的身份契合,故亦当为智严所作。

四、结语

通过系联敦煌文献中与P.2144V-2及“智严大师”相关的写本,对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可考出P.2144V-2所抄《押座文》《劝善文》及诗偈八题的作者,即后唐同光二年来自鄜州开元寺的智严大师。其在前往西天取经途中经过敦煌,驻锡龙兴寺一两个月讲经说法,与上自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下至普通信众的沙州僧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P.2144V-2与LD5610-02两件写本所抄的诗偈,即智严驻足敦煌期间说法化俗、与僧俗交往的历史见证。

本文修改得到荣新江教授及友生傅及斯的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张小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敦煌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郭丹,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敦煌文献整理。

^①[日]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6—331页。